

板桥山水

山里人对山、对水总有着特殊的感情,白云深处的故乡则有太多清冽的水,绿盈盈的山。因为热爱,所以对脚下这片故土有着温热的记忆和刻骨的感情。

阳光正好的午后,与文友相约大板镇板桥移民新村。板桥村地处通山县城交界处,附近有隐水洞地质公园、龙隐山庄等风景旅游景点,还有大板阳春园饼厂、枇杷酒庄等特色产业园。2019年公布的第二批国家森林乡村名单,板桥村就榜上有名。

初冬的太阳照在人身上暖暖的,惬意地走在宽大整洁的村道上,放眼望去,通往层林叠翠之间,一架玻璃栈道如白练挂于苍穹之上,游人们的欢声笑语回荡在山间。不远处的移民新村,一排排一幢幢整齐规划的小洋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,家家户户屋舍明净、庭院翠绿……走进焕然一新的村委会,民情茶室、图书阅览室、休闲场所和社区服务中心等便民设施配套齐全,村民文化生活丰富多彩,广场舞、采茶戏、山歌大赛更是一浪高过一浪。若不是身临其境,我不敢相信,曾经有名的

贫困村竟呈现这样一派安居乐业的美好景象。

“现在生活比以前好太多,从前有得吃有得穿就好,如今是吃好玩好,精神富裕才算真的好。”附近村民开心地说。这里,一幅新时代乡村画卷正徐徐展开。

人不管走多远,心总会牵挂着过去,牵引着乡愁,曾经的生活,依然会历历在目。忆往昔,这个小小的村落,群山绵延数十里而不绝,零零散散住了几十户人家。祖祖辈辈靠着一亩三分地和种点柑桔勉强糊口。“有女莫嫁板桥郎”,贫穷和落后让当年这片苦涩贫瘠的土地,家家是破败残寥的土坯房,个个穷得叮当响。被山风湖水侵蚀着,赤脚打磨的“山沟人”,日子是走不出的哀怨和忧伤。

历史的车轮驶进崭新的21世纪,扶贫春风吹进千家万户,昔日贫困的小山村发生了令人欣喜的变化。在党和国家利民惠民的好政策下,在省纪委监委工作队的大力帮扶下,板桥村渐渐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脱贫致富样板村。一切像马良笔下的神笔,扫过龙隐山,划过富水河,一笔笔

描绘出库区人眉梢上的喜悦。过去的“山沟沟”旧貌换新颜,荒山早已变“美山”。

思绪拉回,漫步于龙隐山庄高山纵横的阡陌间,山清水秀让诗意无处不在,从山庄最上方俯瞰整个板桥,山水环绕,产业园、民宿错落有致,美不胜收。山脉间云雾缭绕,宛若仙境。纷至沓来的游人,一次次纵情于山水,在这幽静的青山绿水之间,呼吸大山富含氧离子的清新空气,喝酿制醇香的枇杷酒,吃有机生态农家菜,再回味浓郁脆香的芝麻饼,向往的美好生活不正是如此吗?从贫困村成为旅游名村,我们和山水一同见证了一个村庄的巨变。

生活变化日新月异,让同行好友感慨万千:“出门满眼绿,移步皆美景,如今的板桥,真是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。”感恩知足的家乡人,用脸上幸福的笑容,折射出生活越来越美好。

板桥,在荏苒的时光和穿梭的岁月中,渐渐长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这般美好模样。当然,那些掩藏在岁月和发展中的感人故事,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。

夏莹(通山)

父亲与诗

王艳(温泉)

近日,我抽空回了一趟父亲的老房子,无意间看到桌上他写的两本诗集,翻阅之后,心灵极受触动。知道父亲一直写诗,却从来没有认真阅读过。当我静下心来,一页页地阅读和品味,才领悟父亲是一个真正的诗人,他把诗融入了宝贵的生命,汇入滚滚的情感洪流之中。

父亲的诗集有两本,260余首,都是他一笔一划手工书写,有记载的写诗最早时间是1988年。两本诗集按时间顺序排列,题名为《诗林学步——尝试集(一)》、《尝试集(二)》。第一本诗集记录退休前的工作生活,侧重于抒发对国家大事同喜同乐之情,点赞国家强盛、民族威武;谴责霸行强盗、抨击坏人坏事,表达父亲作为一名老党员的爱国情怀。当然诗集也记录了生活之事,有雅趣之欢、家庭之乐、亲朋来去。第二本主要写退休之后的生活感悟,除了感怀国家发展外,增加了吟咏退休生活——读书看报、吟诗写诗、拉琴养花、观光旅游,无一不洋溢着对国家的关心、对组织的感谢、对生活的热爱。

父亲与诗有不解之缘。他写的诗,是旧体诗,也叫格律诗,讲究平仄、对仗、韵律,分别为律诗和绝句。五律、七律、五绝、七绝他都写,尽管如此,他总是谦虚地认为,“这只是涂鸦之作,不可登大雅之堂”。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,无处不藏诗,时时皆有诗,他以诗表达情感、以诗勉励自己、以诗鼓舞他人、以诗交际朋友,真是“兴趣盎然关不住、常将真情化小诗”。读书期间,他爱读诗,工作之后,爱写诗,年轻时因家里有海外关系受过政治审查,写的诗不敢留存文稿,之后很长时间,依然心有余悸,虽坚持写诗,但写完就烧掉。八十年代末,他受人鼓励重新读诗、品诗、写诗,偶尔也将得意之作投诸报刊,大多留着文稿没有发表。退休后,他买了不少诗词书籍,如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千家诗》、《毛泽东诗词全集》等,每天吟诵诗词不亦乐乎,夯实韵律基础,提升写诗水平。

诗是父亲的情感寄托。父亲诗集的第一首诗《偶题》,写于1988年11月,是他调入原咸宁市计生委工作时写的,“计育精神暖众怀,如风催起万花开……”读起来朗朗上口,这既是对国家实施计划生育国策的拥护和礼赞,也是对自己调入新岗位如沐春风的自勉与鞭策。《诗集》中的诗,既有对国家大事的咏怀,如《喜庆十四大胜利召开》、《国庆咏怀》、《喜闻北京申奥成功》等等;也有对亲戚朋友升迁的祝贺,叔叔家搬新房贺诗一首,同事杨光荣调动工作赋诗祝愿等;更有对家庭大事喜事的述情,如《迁居》、《银婚感咏》等等。我女儿出生、第一次走路、第一次说话,他都用诗文记录。今年新冠疫情防控期间,父亲以抗疫为主题写了8首诗,致白衣天使、致党员志愿者、为防控疫情鼓劲,“九域同心共戮力,旌旗猎猎剿阎罗”、“代购马夹勤送暖,佳节乏客也舒心”、“为党分忧何惧险,与民纾难敢茹辛”……一句句感谢、支持与鼓励的诗文,抒发了他与国家共患难的真实情感。

父亲的人生如诗,诗中饱含了父亲艰辛、委屈和失意的人生沧桑,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平静与满足。他一直以满腔的热情对待工作、以满怀的信心拥抱生活,以诗歌的情怀面对困难。他在工作中原则性强、不轻易改变初衷,做事精练高效、做人诚实守信,多次被评为省、市、区先进工作者。工作中的平平仄仄,他不焦不燥,以平和心态对待,面对得失不挣不抢、不急不闹,坚信淡泊明志、宁静致远。他经常对我说:“任何时候,人只能纵向比较,跟自己比,跟自己‘较劲’,不轻易责怪别人,真心欣赏别人的优点和长处,真诚祝福身边的朋友和同事,这样更容易满足和快乐,也会收获真挚的友谊。”在父亲的教导下,我工作中谨记“不揽领导功劳、不抢同事美誉、不向下属推过”,生活中恪守“不把坏情绪带回家及身边每一个人”,这样的原则让我谦逊低调、健康成长,获得了满满幸福感。

当看到父亲的笔迹越来越“歪歪扭扭”,我感觉到76岁的父亲真的老了,这几年阵发性震颤困扰着他,但他依然乐观、在写诗的道路上坚定前行。“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,这是他的青春留下的散文诗。几十年后,我看着泪流不止,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……”李健这首《父亲写的散文诗》,就是父亲与诗的情缘的真实写照。

父亲吟诗写诗,抒怀如歌岁月。品读父亲诗文,重温厚重人生。父亲就是诗,他的平仄韵律,值得我一辈子去吟诵去歌咏!我爱父亲的诗,更爱如诗的父亲!

圆教师梦

吴长海(咸安)

1975年夏天,我高中毕业,当时正好17岁。那时正是国家人口急剧上升时期,由于每个生产队的孩子多,大生产队10岁以下的孩子有三四十个,小生产队也有一二十个,这样一来,导致大队小学人满为患。为了减轻教学压力,上面要求边远生产队要加办教学点,教学点设一、二年级两个班,即初小班。

我们湾有一百好几十人,10岁以下的小孩有40多个,是离学校最远又最大的一个生产队,符合办教学点的条件。办教学点就要增加老师,我是生产队唯一的高中毕业生,文化底子比较好,加上又是根正苗红的贫雇农子弟,便毫无悬念地被选中了,开始了我短暂的民办教师生涯。

与我一同选中的还有大队会计的儿子阿雄,他与我是高中同班同学,而且平时关系很好,读书时是睡上下铺。因我们两个生产队相近,而我们生产队又比他的生产队大,所以教学点定在我们生产队,当时阿雄还是教学点的临时负责人。

教学点学生总共有50多人,一年级比二年级的人数要多10来个。虽然学生不多,但我觉得教学任务还是比较重的,毕竟“麻雀虽小,肝胆俱全”,每天六七节课,我和同学几乎是“满堂灌”,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。除了上课外,还要认真批改学生作业,一天忙下来,觉得腰酸背痛,并不比出工做体力劳动舒服多少。

每次上课时,我都好好备课认真讲课,尽量做到深入浅出,让学生们听得懂。我从读一年级时,父亲就要我每日练习写字,我的钢笔字和粉笔字也写得非常漂亮。为了让学生也能写得一手好字,我对他们也很严格,所以只要是我教的学生,除了学习成绩好外,字也写得好,家长们都很高兴。

可是好景不长,我在教学点当了一年多的民办教师后,大队完小因为做了新学校,一、二年级各增加了一个班,大队三个教学点也被撤掉。我带着对学生和学校的深深眷恋,又回到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



劳动。队长是一个很慈祥又有同情心的老人,觉得我没有继续教书深深为我感到惋惜,便安排我当了生产队的记工员。我到现在都一直感谢老队长,因为记工员属于生产队的杂工,参加重体力劳动相对较少。那时刚有消息说要恢复高考,我可以偷偷腾出一些时间来复习功课,老队长也明知我经常在家里复习,不但没有批评我,还鼓励我要好好复习,争取考上大学,为生产队也为自己争口气。

我在众人殷切期望中,那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师范院校,成为生产队第一个大学生。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中心学校教语文,总算是圆了我的教师梦。

熊建军(嘉鱼)

经过我们家,逗留下来与母亲说说话。

“婶,吃了没?没吃就跟我们一起吃点儿。”我问堂婶。

“吃过啦,正准备去你大伯家拿点东西。你们吃吧。”堂婶转身要离开。

“你吃吧,我不想吃。”母亲停顿了一下,接着怨道,“怎么不早点见阎王呢?活着真难受!”我听到这话,整个人都懵了。这样的话我已经听到好多遍了,母亲是怎么啦?近段时间,什么见阎王啊,早点死啦!这类话成了她的口头禅。真不明白,母亲总是说这些丧气的话,以前,母亲病重,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六个月,也没听到她说这样的话。我恼怒地说:“妈!你怎么一天到晚总是说死啊死的,要死很容易的啊!”

母亲没有作声,很平静地看着我。“你这个孩子,怎么这样跟你妈妈说话呢?”还未离去的堂婶责备我,“你妈还不是心疼你。前些天你不是也生病了吗?”

也是的,我生病去医院治疗还花了好几百块的医药费呢!现在已经痊愈了。可母亲不愿意与我一同治疗,说是老毛病,拖一拖就会好的,可一直到现在,还是如此。

我不以为然:“她心疼钱,钱比命金贵。”对母亲的行为嗤之以鼻,我不理母亲了,自顾吃饭去了。

把饭吃完了,我也冷静下来了,觉得刚

才不应该对母亲发火,我就帮母亲把饭菜盛好,端到她面前,说:“妈,先吃点吧。别胡思乱想,这点病怕什么?要是到医院治疗,早就好了。”“我现在没胃口,你放在锅里吧,等一下我再吃。”母亲仍然不肯吃饭。我看着她,一点表情也没有,也很无奈,只好把饭放在锅里了。

临走的时候,我又叮嘱母亲:“妈,赶紧吃饭,过一会儿就凉了。我要去一趟乡政府,下午回来。”

当我回来,没有看到母亲坐在大门前。太阳快要落山了,这个时候的天气有点凉,满地的落叶随风飞舞。我想看看母亲吃了饭没有,跑到厨房一看,饭菜还是与我早上摆放的一模一样,悲凉从心底冒出来。我大声喊:“妈,你在哪里?怎么到现在也没吃一点儿啊?”

没有听到母亲的回答,我又继续喊,依旧沉寂。我冲到母亲的房间,看见母亲靠在床背上,睁圆了眼睛,张大了嘴巴。我愣了一下,母亲怎么这样啊?连忙跑到床前,我一摸母亲的脸色,凉凉的。我整个人颤抖起来,不停地呼喊母亲,我下意识地碰她的手,探她的鼻孔,触她的心跳……可没有一点儿反应,我才知道到母亲走了,离开了我们,离开了人世间的折磨。

我一下子瘫软在她的怀里……

与母亲的最后一天

深秋的一个早晨,我起床,就看见母亲穿着一件绿色旧呢子,坐在大门旁,头靠在墙上;一头乱发,随风摆动,母亲也懒得理;她的脸仍旧苍老,没有一点血色——母亲生病好些日子了,她心疼钱,在村卫生室随便买了点药吃,一点效果也没有。风吹得黄叶满地乱窜,哗哗作响。以往,母亲会把落叶扫得干干净净。

“妈,我去做饭了,想吃点什么?”我一边往厨房去,一边问母亲。今天早晨只有我和母亲在家,父亲去六姨家帮忙盖房子了,昨晚听到母亲这样安排,弟弟不知野到哪里去了,好几天没回来。

“我什么也不想吃,你做给你自己吃吧。”母亲有气无力地回了我一句。我听到这话心里难过,她一连几天都没怎么吃饭。于是就说:“不吃东西怎么行呢?身体更受不了,我蒸个鸡蛋吧。”

进了厨房,我一边做饭,一边想这几天写的稿子。脑子里全都是方块字儿,心已经飞到乡政府Y那里,他是一名乡镇干部,文笔很好,经常发表作品。以前,我找他好几回了,今天又准备去乡政府,请他帮我修改稿子。

我正在想自己的事儿,突然听到母亲跟人说话,也没怎么在意。我把饭做好了,出去请母亲吃饭,见到堂婶站在那里,好像是